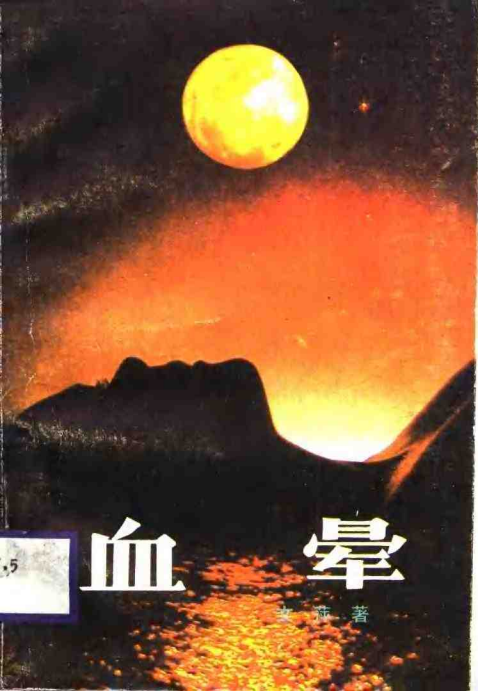




血暈

安平 著

I247.5
3296

BK89/25

血 暈

文 萍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B 553235

血 暈

文 萍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津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45千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63-0437-4/G·104 定价: 2.60元

目 录

血 罍	(1)
布洛陀梦幻	(50)
走进长长的行列	(102)
告别的眷恋	(143)
河	(180)

血 晕

我在心里狠狠地咀嚼了好多回，希望总有一天我站在母亲面前，对她说：“我不是你生的。从此后，我不再叫你妈妈。”

这种情绪出现时，我的大脑被一块莫名其妙的重物压迫着，影响我的嗅觉、味觉和触觉，严重地破坏了我的视神经，就是在屋里我也会迷失方向。

家里所有我苦心经营的东西突然消失了，这套为了它我才急急结婚的房子于我没有感觉，我象个瞎子不时撞着墙或别的什么。

假如这时我无意撞进我的书房，那些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便会齐齐地向我压来，头疼极了，脑子里那块重物不再沉寂，而肆意地翻天覆地，我只能抱头鼠窜，或者在地上打滚。

很多时候，疼痛使我脸色苍白、脚手发麻，浑身抽筋，但这种种良好的表现仍没有力量抵御这份惩罚，我只能用最后一点力气跳起来，冲进卫生间，用冰冷的自来水冲刷这个出现故障的大脑。

这时我看见窗外那个太阳。我走到阳台上，心平气和地

站着，眼前是几座粘在一起的大山，太阳就在山顶上。我嗅到了太阳的焦味，山前的水塘飘满鱼腥。野草随风吹着，搅拌着人类肌肤的清香。太阳的血映红了半个天空。

我还好好地活着。

仍然常常要面对我的母亲，仍然常常要唯唯喏喏，要尽力表现我的孝心，在旁人面前证实她给我的母爱。

我是她的女儿。

现在，我的手心正攥着一封电报：“奶病危，速归。”

我是要速归，接到这封电报的第一个反应是：此刻起，第一趟到奶奶处的火车是几点钟的。我看准了时间，安静了下来，恐慌立刻完完全全地侵袭了我。

这回奶奶真的要死么？我不怕奶奶死，无数次想到奶奶终于有一天永远合上她疲惫的眼睛，我很平静。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而且死亡对于奶奶，绝对是一种解脱，是无可选择的幸福归宿。

可是手里的电报却把我的胃倒挂了起来，还伴着烦躁。心底深处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抵御。

我害怕面对奶奶么？我不想见奶奶么？我清清楚楚地正视自己时，我就无可逃避了。

当然，那时这份清醒这份理智并不起作用，强大的感情力量，或许是这种害怕本身使我重重重复重重地永远选择第一趟开往奶奶的火车。

六岁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她的妹妹家过农历八月十五。

我和奶奶睡在东头的里厢房，晚上天黑得早，我坐在火边很快便在奶奶怀里睡着了。奶奶放下手里正烘着的我的衣裤，把我抱到床上。

我的肚子上围了个红兜兜，红兜上有只小白兔。我好好地睡着，这时我看见一个妇人站在我床头。这女人不高，头上包着蓝头巾，两条浓眉下的大眼用全部的精神盯着我。她弯腰伸手抱我，独自说着话：宝贝太沉了，我抱不动了，……不要怕，我是妈妈……妈妈抱你回去。她说话的时候，伸出红的舌头，象血一样湿淋淋。她的手指甲很长，没有腿没有脚。我没见过她，不认识她。她不停叫着宝贝，腰弯得更低，使劲抱我。她已经抱住我了，我不要她抱，挣扎着哇哇大哭。

她的手却捏住我的喉咙，狠狠地说：捏死你，捏死你，你哭捏死你。

我哭不出声了，只能“噢噢”地叫，眼睛散着白光，这光线幅射住她幽暗的头巾。

她不见了。

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苗在墙上跳跃。

奶奶奔了进来，她抱住我，脸颊贴着我的额头，叫着宝贝宝贝宝贝，醒醒醒醒，怎么啦怎么啦？

我哭，哭，告诉奶奶，有个女人抱我捏我。

姑奶奶瞪着眼睛看奶奶，奶奶瞪着眼睛看姑奶奶。

姑奶奶说，那女人住隔壁，死了才三天。

第二天，我高烧，连续三天，人死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

奶奶在盼着，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无论我去哪里，我离家或者回家，我知道我走不出她的眼睛。我的脚步还混杂在街上那无数的脚步中时，她就看见了我。我出现在门口，她的眼睛接受了我。

她平静地看着我，黄黑相间的眸子高耸在我面前，眼白已经不纯，带着朦胧的混沌启发我进入她的苦难。

她躺在那张早年她特制的帆布靠椅上，雪白的头发零乱地镶在发黄的帆布里。她的头歪向右边，右边是通向马路的门。她这样歪了已经好久了，脖子已经僵硬了。

她双手交叉放在腹前，身上盖了床有许多补丁的被单，嘴唇紧紧闭着，眉头轻轻锁住。

她的手已经衰落成层次丰富的褐灰色了，手指骨节大而粗糙，开裂的皮肤上永远合不上的沟壑有永远洗不去的黑色污秽。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我看见奶奶这双手，我叫奶奶洗手，奶奶听话地用肥皂搓了又搓，可是不行。她伸开两手给我看时，骂了起来：你不高兴看了，奶奶就是这双手把你抱大养大的，不高兴看你滚出去。

奶奶仍那样看着我，眼睛不眨，嘴唇也不动。她没有眉毛、睫毛，只有一搭一搭的皱纹罩住眼睛。脸上没有了肉，全是没有伸缩也不透气的老皮。除了皮就是那双眼睛，我刚刚说的嘴巴其实没有，闭得紧紧的只看见一条线。

奶奶。

我叫她，把东西放下，坐在她身边。

她仍不说话，仍那样看着我，死死地盯着我。

我抓住她的手，使劲地搓着搓着。我不再看她，不敢看

她的眼睛她的皮肤她的手她身上的白被单，甚至不敢看我运动着手。

我看见了死亡，死亡正笼罩着她。死神在奶奶身边来回走着，它穿着灰色的衣服，扑打着两只翅膀，“哎呀哎呀”地叫着。

恐慌又袭住了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跟死亡抗衡，我只能握着奶奶的手不停地搓啊搓。奶奶仍那样看着我，我不看奶奶就知道她那样盯着我，我的手突然没有力气搓不动了，于是我就叫奶奶奶奶奶奶。

你回来了？

奶奶突然说话了。

坐火车好累啊，先睡睡吧。

我擦去眼泪，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上大学，离开奶奶的时候，奶奶去送我，她哭。她的眼泪使我心里很烦乱，那时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奶奶。我叫奶奶别哭，旁边的人也对她说：你有福气，一条街就出一个大学生。

奶奶就不哭了。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留在我想留的这个城市，而且我去的单位对我充满了诱惑力。

奶奶只来看过我一次。

那天朋友请吃饭，在一个很讲究的饭店，喝美国的威士忌和法国的白兰地，很晚了才回来。奶奶正坐在邻居家里，她的头也是那样向右偏，眼睛盯着大门，看见我回来，她微

笑着，笑得好高兴好轻松。

我却没笑，奶奶的突然到来让我不知所措。仍然是一个不知如何面对奶奶的问题。我把奶奶领进我的屋子，奶奶一进门，脸色马上苍白发青，她倒在床上说头昏要躺躺。我恐惧她头昏，一连串地问她怎么办？她说你去煮稀饭。

吃了稀饭，奶奶竟好了。她笑着说：刚才是饿的。可我笑不出来，只淡淡地说：真怕你在我这儿病倒了。

过后我常常想我是怎么啦？我不兴奋，我不愉快，不热情，也没有太多的关心。从奶奶来的那天，我便开始烦躁，为压抑我的坏情绪，骑车不停地跑外面，把奶奶一个人扔在家里。

奶奶来了一个星期，我没陪她上过街。跟她去买菜，走着后街，对她说：大街人多，没什么看头，跟这一样。

奶奶摇摇头，又那样看着我，她看透了我的心思，一下子懂得了全部。

第二天，她走了。

送她上了火车，站在月台上，我愣着，弄不清我是谁。

只要坐在家里，奶奶的头就向右边偏，她的眼睛挂在门上，先是盼爹爹（爹爹即爷爷——注），然后盼母亲，再后盼我。

走出家门，就是大街，不是普通的公路，而是这个城镇很热闹的社交场所。一条街从头到尾全在做交易，街头是菜场，街中是小商品市场，街尾两排房子是大大小小的国营、

集体商店。

摊主和买主大多是认识的，我走出去，他们便叫住我，
问：你妈怎么不回来看你奶奶？

我不说话。

你奶奶病成这样子了，叫你妈回来看看嘛。

打电话啊！

拍电报。

太不象话了。

我说什么。什么也不用说，我被他们扯来扯去，不知所以然，他们也不知所以然。

但我想，从现在起，假如有一天，母亲光临这个养大她的城市，她会被这些人一块块地撕烂，用他们的嘴，撕她的肌肤，她的五脏。

我回家，奶奶正看着我，奶奶希望我告诉她什么，但我无话可说。我抬头看天花板，天花板是用硬纸板糊的，奶奶就是糊这天花板，收拾屋子时累坏的。我拿把扫把、扎根竹杆，扫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不要扫了。

你没听她的，继续扫。每一个角落都认认真真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你解下竹杆，准备收拾屋里。

屋里的四个墙角都被充分利用了，一个墙角是床，一个墙角堆着木炭，一个墙角放桌子，一个墙角是水缸。床和木炭间堆着破布破瓶破铁锅破钉子破木板，桌子下面，是堆破篮子破缸。水缸边是椅子、桌子、凳子。

你闻到一股臭味，老鼠从你脚下窜过，又躲进奶奶椅子下。桌子上死了几只蟑螂，蚊子一群群在耳边叫。

你把破布扔出去，破瓶扔出去。

不要你动。

她又叫，你不理她。所有的破东西都往外扔。

我有用的。

有用也扔。不扔你不死我也快死了。当然你没说，你正弯腰掏着床下的东西，你已经准确判断臭味就来自床下。于是你把床下的破木板扔出来，划根火柴往里照。

里面有只破篮子，篮子是你儿时的小床，现在正装着十几只小老鼠，小老鼠看着你，不叫也不怕你。

你怕它们，你向来怕它们。此刻那么多鼠眼看着你，你就觉得窒息。你不敢把那只篮子扔出来，你按住怦怦直跳的心，爬回阳间。使劲地朝她叫着：你养老鼠啊！

你妈……妈妈好么？

她象没听见你的话，只执着地看你。

你愣了一下，看她的神态还不如看那些老鼠，在老鼠面前尽管害怕但你有主意。

你把腰重新弯进床下，伸手就抓篮子，使劲时，篮子烂了，小老鼠在你手上跳。你的另一只手抓起块木板就往手上打，打得手指错了位，全身发麻。打完手上打地上。这时你看见一只大老鼠，这么大的老鼠你从没见过，象只小猪仔。你想可能她吃了的或没吃的都让老鼠吃了，老鼠吃人食，长得快跟她一般大了。

是只死老鼠。

你探出头来，去拾扫把。

你说过你妈妈不是有变化吗？

她在你耳边说，眼睛还盯着你。

你弯腰又进床下，扫老鼠，真臭。臭得你没有了嗅觉。你觉得恶心，眼睛长毛，嘴唇发绿。但你得扫。

老鼠已经腐臭，扫把不动，全烂了。

你听见她在呜呜地哭。

别哭！

你大喝一声，叫的时候不知谁在叫，于是死老鼠大老鼠小老鼠全被你扫出来了。

现在光线照着它们。

她还在哭。她不看老鼠，她闻不到臭味，只哭。

你走过去，想对她说别哭别哭，但你说不出来。你知道她聪明她敏感，她早从你不言语中知道了她要知道的。

那天，你要走了，母亲杀鸡。母亲的烹调向来是很讲究的，此刻这只鸡更是被她弄得香气四溢。

鸡还在锅里，母亲站在锅边，你站在母亲身边。

这次你回家一个星期，母亲杀了四只鸡，跟你一起来的肖在床上对你说：你母亲对你这么好，胜过我母亲对我了。

你没出声，但你已经被感动了。

这一会，你就被这只鸡诱惑着。锅里冒出的蒸气在你和母亲间飘来飘去。

她眯着眼睛，似乎在躲着这雾气，你看见雾气后面的母亲朦朦胧胧。你从没认真看过母亲。但这朦胧的母亲却让你觉得亲切，从心底涌出一股气流顺着你的肌肤往外流，你感觉到母亲身边站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我。

我跟母亲并排站着，雾在她俩面前拂动。你看着她俩，惊讶她俩长得那么相象，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身材，甚

至那胯部。你看见我的嘴似笑非笑地咧开，亲切地看母亲。一只手伸出来搭在母亲肩上。母亲的手拉着我的手，我和母亲都没有皮肤，只有那蓝色的血管夹杂在粉红的肌肉里，汨汨地流。你看见母亲的血正顺着她的手指流进我的手指，又流进你的血管里来，你觉得心里暖暖的。

你说：妈妈有空去看看奶奶吧。

母亲的身子抖了一下。

雾消失了，母亲的脸清清楚楚在你眼前。

你说什么。

奶奶年纪大了，假如她真有错，你也不要计较了。

我会回去看她的。她死了，我要去给她送葬。

母亲平静地说，然后去掀锅盖。

她老了。

其实我曾想给她寄点钱。

当然，十块八块是你的心意。

她对我不好。

你还想说话，但母亲已经把鸡肉盛好，端在手上，说：别讲了，吃饭吧。

你认为这是个佳兆，以为母亲毕竟是个母亲，以为她除了是母亲还会是个女儿。

你把死老鼠扫了出去，奶奶指点着你，她已经不哭了。

弯下腰想把床底再清扫一次，然后把木炭放进去。床下很潮湿，木炭可以吸水。

你两只脚几乎跪在地上，因为不这样就很难把角落都扫到。奶奶这张床真大。你的扫把突然碰到硬物，你认为又是

老鼠，可这想法马上被你自己否定了。

不是老鼠，我已经知道，是我的一双鞋。

十二岁时穿的一双鞋。

现在看去，这双鞋并不怎么样了，不过是一双普通的塑料鞋，只是鞋形小巧，很好看，浅口，有镂空花纹，没有勾绊半高跟，鞋是黑色的，我常穿白和浅黄的袜子。

这鞋子还在。

已经十多年了。十二岁之后我卖过好多次我的旧物，多半是需要钱买别的东西，按说这鞋也早该卖。印象中我曾经把它收拾在一个旧箱子里，那箱子里的东西都卖完了。

鞋子还在。

已经歪扭变形，塑料早已老化，象那只扫出去的老鼠。

心尖尖在跳，跳得疼，疼得发紧。手也痉挛了，想扔掉那两只鞋，却紧紧抓住，越扑越甩不掉了。

一直到我四个月，母亲仍躺在医院，我躺在母亲身边，母亲和我都奄奄一息。

父亲指着我对奶奶说：你把她带走。

奶奶接到父亲的电报，刚刚赶来还气喘吁吁。

奶奶那时还是我的外婆，外婆看着不够两根筷子长的我说：不行不行，我带不活，我不带她回去。

父亲长得很英俊，他戴着平顶大盖帽，一身酱黄色的毛料军装，挺括的肩章，鲜艳的领章，浑身都是金黄的星星闪烁。他说，他瞪着两只眼睛：那么，你不想带了。我不想带。那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要大的把小的带走，要小的就不带，这样大的小的一起死了，你别怪我。我带死了怎么办？带死了不怪你。

冥冥中是否有人给过父亲启示，假如我继续躺在母亲身边，那么她和我一起死，假如我活着，母亲也活着，那么势必我们互相仇恨，骨子里仇恨呢？

但假如我真在母亲身边长大，又会不会互相适应呢？

不不，后来母亲常常来信无缘无故地骂我时，奶奶说：认命吧，你和你母亲的命相尅，你出生时差点把你母亲尅死了，所以她恨你。

那么，奶奶呢？

外婆就这样带走了我，父亲干脆把我的户口也迁给了外婆，对外婆说：以后，她就叫你奶奶吧。

奶奶终于有了一个孙女，她终于有了一个姓她丈夫姓的第三代，她拼死拼活把我养活了。

我在街上碰见爹爹，说起来差不多有一年多没见到他了。

他还是那样子，头上抹得油光，衣服裤子整整齐齐，眼睛在我脸上躲躲闪闪。

我干干涩涩，自己也觉得陌生地叫了他一声。他看着我说：你回来了。

奶奶病了。

怎么不死。

你去看看她吧。

她不把我赶出来？你知道那次她怎么赶我的吧，象赶狗一样，帐子被于全扔在外面，连狗也不如。这个人心毒得

很，比毒蛇还毒。

爹爹。

我现在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爹爹。

爹爹瞪着眼睛看我，这回他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大概他觉得我这样叫他莫名其妙。我终于看清了他，发现他老了，尽管他的眼睛仍活泼泼乱转，但他脸上的皮也和肌肉分开了，搭搭松松两颊陷进去了。

她活不过这个年了，她就要死了。

爹爹瞪着我，狠狠地说，说完就走。

我想再叫他，但不知道叫他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他和那个女人被抓住了呢！

奶奶昨天对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她声音格外宏亮，脸上有了光彩，精神好多了。

你别管他。

那女人才四十多岁，年纪轻轻的图他什么？图他有钱罢。一个月七十多块，还帮老谢看铺子。死老谢让他在那儿住，带个女人。死老谢还不跟他一路货。

你不要管他。你就爱竖起耳朵听。

我哪管他，人家找上门来告诉我。东门小王的家婆，那天在市场碰见，她叫住我，伯娘哎。

你不要听他们的。

人家叫你你不听。

你说我不听不听。

我干嘛不听？